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四十三回 范尼姑愛賄受暗托 張公孫哄酒圈賭場

卻說譚紹聞自程縣尊考取童生案首之後，自己立志讀書。雖說業師惠養民得了癩症，服藥未痊，每日上學只在東廂房靜坐，這譚紹聞仍自整日湧讀。逢會課日，差人到岳父孔耘軒家領來題目，做完時即送與岳丈批點。這孔耘軒見女婿立志讀書，暗地歎道：「果然譚親家正經有根柢人家，雖然子弟一時失足，不過是少年之性未定。今日棄邪歸正，這文字便如手提的上來。」

將來親家書聲可續，門閭可新。」把會文圈點改抹完了，便向兄弟孔續經誇獎一番。這孔耘軒學問是有來歷的人，比不得侯冠玉胡說亂道，又比不得惠養民盲圈瞎贊。譚紹聞得了正經指點，倒比那侯冠玉、惠養民課程之日，大覺長進。況且讀書透些滋味，一發勤奮倍於往昔。

一日正在碧草軒苦讀，接到祥符禮房送來程公月課《四書》題目一道，是《無友不如己者》詩題一道，是《賦得『綠滿窗前草不除』得窗字》五言律。方盤桓軒上構思脫稿，只見雙慶兒上的軒來說道：「奶奶請大相公到家說話。」譚紹聞聽說母親有喚，急忙回家。進的樓門，卻見地藏庵范尼姑坐個杌子。

范尼姑看見譚紹聞來，笑哈哈合手兒向王氏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你老人家前生燒了好香，積的一般兒金童玉女。你看小山主分明是韋馱下界，不枉了程老爺取他個案首。指日兒就是舉人進士，狀元探花。」王氏笑道：「沒修下那福。」范尼姑道：「老菩薩沒啥說了，你修的還少麼？況且今日正往前修哩。」這譚紹聞方才得插口道：「母親叫我說些什麼？我忙著哩。」范尼姑即接口道：「不是不請小山主來，原是敝庵中要修伽藍寶殿，是你燒過香的地方。那聖賢老爺神像顏色也剝落了，廟上瓦也脫卻幾十個，下了雨就漏下水來，如今要翻蓋老爺歌馬涼殿，洗畫金身，我央南門內張進士作了募疏頭，張進士說他眼花了，沒本事寫。滿城中就是小山主一筆好字，叫我央你寫寫，好募化眾善人。適才老菩薩上了五錢銀子。你看羊毛雖碎，眾毛攢攢。小山主替我寫寫，這個功德不小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去寫寫也罷，范師傅這般央的麼？」譚紹聞道：「著實忙，討不得一個閒空兒。如今程老爺差禮房送了兩道題目，明日就要卷子哩。」范尼姑哈哈大笑道：「老菩薩，你看麼，縣裡堂上太爺，還一定叫小山主寫，怪不得我來央麼。嗔道，張進士說滿城中就是小山主寫的好。」王氏向范尼姑道：「他不得閒麼，想是縣裡要他寫。必是緊的。」范尼姑道：「今日不得閒，明日也罷。我也要預備一點茶果，一發更好。」王氏道：「你是出家人，也不用你費事，他明日去罷。」譚紹聞心中有事，正打不開這姑子煩擾，遂順口道：「我明日去罷。」范尼姑道：「阿彌陀佛。山主明日去寫，你看那神靈是有眼的，伽藍老爺監場，管保小山主魁名高中。」譚紹聞含糊答應，急上碧草軒作文檢韻。王氏管待法圓，午後去訖。

到了次日早飯後，只見一頂二人挑轎直到碧草軒來接，紹聞只得坐了轎子，下了竹簾兒，一徑到地藏庵來。下轎進了庵門，范尼姑見了笑道：「天風刮下來的山主。」也不讓客堂坐，穿了東過道，徑到樓院。叫道：「慧娃兒，譚山主到了。」慧照笑微微的打樓花門伸頭望下看著，也不說話，范法圓早引的胡梯下。上的樓來，慧照急忙把桌上針線筐兒移過一邊。讓座坐下，法圓自下樓取茶，捧杯遞與譚紹聞。

茶罷，譚紹聞問道：「請張老先生募引稿兒一看。」法圓道：「忙的什麼？等閒山主不來，兼且勞動大筆，我且去街上辦些果品下罷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不消費事。把稿兒拿出來，我看看字兒多寡，好排行數。字多時，我帶回書房去寫，差人送來。」法圓道：「舉人、進士也不是一兩天讀成的。就在小庵隨喜上半日，心機也開廓些。」慧照道：「聽說府上小菩薩是孔宅姑娘，針線極好，花樣兒也高。改月捎兩樣兒我瞧瞧。」

法圓道：「你也沒見這小菩薩，模樣兒就是散花天女一般，天生的一對兒。」譚紹聞心中戀著讀書，奈不得他師徒纏綿，只是催募引稿兒。法圓到客堂拿募引，卻是一個小簿兒，上面黃皮紅簽，內邊不過是：「張門李氏施銀一錢」「王門宋氏施錢五十文」而已，並無募引稿兒。譚紹聞道：「只怕你帶拿了，上面那有張進士的疏引？」范法圓道：「我就是請小山主做稿，就順便兒寫上。難說你就不是個進士？」譚紹聞道：「也罷，我就寫這施主名姓。若嫌無疏引，我的學問還不能雜著。」慧照道：「一般有這簿兒，何用再寫。我倒央山主與民起個仿影格兒，我學幾個字兒罷。」一面開箱子取出兩張淨白紙兒，放在桌卜手中早已磨起墨來。譚紹聞也只圖聊且應付，便拈筆在手寫出來，寫的杜少陵游奉先寺的詩句。兩行未完，范法圓道：「山主寫著，我去了就來。」……——此處一段筆墨，非是故從缺略，只緣為幼學起見，萬不敢蹈狎褻惡道，識者自能會意而知。

且說傍午，范法圓辦了些吃食東西，就叫徒弟在樓上陪譚紹聞用了午飯，二人握手而別。下的樓來，從東過道轉到前院，猛可的見白興吾站在客堂門口，譚紹聞把臉紅了一紅，便與白興吾拱手。那白興吾用了家人派頭，把手往後一背，腰兒彎了一彎，低聲應道：「南街俺家大爺在此。」張繩祖早已出客堂大笑道：「譚賢弟一向少會呀！」譚紹聞少不得隨至客堂，彼此見禮，法圓讓座坐下。張繩祖問道：「存子斟茶來。」法圓道：「怎敢勞客。」張繩祖笑道：「他幾年不在宅裡伺候，昨日新叫進來，休叫他忘了規矩，省的他在外邊大模大樣得罪親友。」白興吾只得把茶斟滿，三個盤兒奉著，獻與譚紹聞。紹聞起坐不安，只得接了一盅。張繩祖取盅在手，還嫌不熱，瞅了兩眼。又奉與法圓，法圓連忙起身道：「那有勞客之理，叫我如何當得起。」張繩祖笑道：「范師傅陪客罷，不必作謙。」這譚紹聞一心要歸，卻又遇見這個魔障，縱然勉強寒溫了幾句，終是如坐針氈。這張繩祖忽叫白興吾道：「存子呀，你先回去對你大奶奶說，預備一桌碟兒，我與譚爺久闊，吃一杯。快去！」

白興吾道了一聲：「是。」比及譚紹聞推辭時，已急出庵門而去。

范法圓道：「一個山主是寫募引的，一個山主是送佈施的，真是有緣千里來相會。只是我是個女僧，不便隨喜。」張繩祖道：「前二十年，你也就自去隨喜了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實告張兄，我近日立志讀書，實不敢違命，改日府上叨擾謝罪。」張繩祖道：「改日我送東去，你又該當面見拒了。你或者是怕我叫你賭哩，故此推托。我若叫你賭，我就不算個人。都是書香舊族，我豈肯叫你像我這樣下流？你看天已日西，不留你住，難說賭得成麼？放心，放心，不過聊吃三杯，敘闊而已，賢弟不得拒人千里之外。」話尚未完，白興吾已回來復命。張繩祖一手拉住譚紹聞的袖子，說：「走罷。」譚紹聞仍欲推阻，張繩祖道：「賢弟若不隨我去，罰你三碗井拔涼水，當下就吃，卻不許說我故傷人命。我不是笨人，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不如咱走罷。」譚紹聞見話中有話，又兼白興吾跟著，少不得隨之而去。

范法圓後邊跟送，張繩祖道：「范師傅，太起動了，改日送佈施四兩。」范法圓道：「阿彌陀佛！」作別而去。一路行來，又到張繩祖這剝皮廳中來。有詩為證：

華胄遙遙怎式微，老人庭訓少年違；

琴書架上殷盆響，一樹枯梅曬妓衣。

果然譚紹聞進了張宅，過了客廳，方欲東邊臥堂院去，只聽內邊有人說道：「你方才賠了他一盆，這一盆管保還是個叉。」

一個說道：「我不信。」譚紹聞便不欲進去。張繩祖扯了一把說道：「咱不賭，由他們胡董。」

二人進去，只見王紫泥害暴發眼，腫的核桃一般，手拿著一條汗巾兒掩著一隻眼，站在高背椅子後邊看擲色子。看的原來就是他的十九歲兒子王學箕，為父親的，在椅子後記盆口。

一個張繩祖再從堂裡張瞻前。一個是本城有名的雙裙兒。一個是汾州府一個小客商名叫金爾音，因父親回家，故在此偷賭。

一個妓女還是紅玉。這譚紹聞只認的王紫泥、紅玉，其餘都不認的。眾人見客進來，只說得一句道：「不為禮罷。」口中仍自「麼麼麼」「六六六」喊叫的不絕。

張繩祖將譚紹聞讓到柯堂東間，現成的一桌圍碟十二器，紅玉早跟過來伏侍。王紫泥掩著眼也隨譚紹聞過來，一同坐下。

白興吾早提酒注兒酌酒，散了箸兒。張繩祖道：「這就是朝東坐的那位金相公厚賜，送我的真汾酒。」譚紹聞向賭場讓道：「請酒罷！」只聽色盆桌上同聲道：「請，請。」也不分是誰說的。王紫泥把杯舉了一舉放下了，張繩祖道：「老王，你嫌酒厲害麼？」王紫泥道：「你看我的眼。昨晚皂班頭兒宋三奎承我一宗人情，請我吃魚，我說不敢吃，他說不忌口，眼就會好了。我又忍不住，他又讓的懇，吃不不多些兒，這一夜幾乎疼死了。今日七八分，是要瞎的樣子。」張繩祖道：「你先怎與令郎看叉快？」王紫泥道：「聽聲兒罷，誰敢看盆中黑紅點兒。」大家轟然一笑。

紅玉慙慙奉讓，訴起離情，眼內也弔了幾顆珍珠兒。又唱了幾套曲子，俱是勾引話兒。這譚紹聞酒量本是中等，兼且汾酒是原封的，燥烈異常，不多一時，早過了半酣崗子。從來酒是迷魂湯，醉了便乖常，壞盡人間事，且慢誇杜康。

大凡人到醉時，一生說不出來的話，偏要說出來；一生做不出來的事，偏要做出來。所以貪酒好色、吃酒賭博的字樣，人都做一搭兒念出。故戒之酒，不下於賭娼。譚紹聞酒已八分，突然起來道：「我也賭何如？」張繩祖道：「賢弟有了酒，怕輸錢。」紅玉也急勸莫賭。譚紹聞醉言道：「我不服這話。」只聽得窗兒外兩個提茶的小廝唧咬道：「個個輸的片瓦根緣的，都會說這個『我不服』張繩祖聽的罵道：「那個忘八羔子，在外邊胡說什麼！」譚紹聞說著，已到賭桌上，伸手便爬色子，擲道：「快！快！快！」眾人見譚紹聞醉了，都起身收拾錢，欲散場兒。譚紹聞急了道：「五家兒何妨？嫌棄我沒錢麼？輸上三五百兩，還給的起。」拍著胸膛道：「是漢子。」王紫泥掩著眼，急說道：「譚相公要賭就賭，但還須一個安排。他們這場中三五串錢，貓擠狗尿的，噁心死人。若要賭時，天也黑了，叫老張點起燈來，重新弄個場兒。小兒也替我搭上一把手兒，乾乾淨淨的耍一場子。金相公你也不走罷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的性子，說讀就讀，說賭就賭，您知道麼？」張繩祖道：「自然是知道的。」

小廝斟了一盤茶，紅玉逐位奉了。張繩祖遂叫假李逵在書櫃裡取了一筒簽兒，俱是桐油髹過的。解開一看，上面紅紙寫的有十兩、二十兩的，幾錢的、幾分的都有，俱把「臨汾縣正堂」貼住半截。張繩祖道：「這是我的賭籌，休要笑不是象牙。」

王紫泥笑道：「你嘴裡也掏不出象牙來。」張繩祖道：「不胡說罷。咱如今下一根籤算一柱，或殺或賠，輸贏明早算總賬，不出三日，輸家送錢，贏家賻貝青去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要賭現銀子，輸了三日送到，贏了我拿的走。」王紫泥笑道：「譚相公是選像那一遭兒，裝一搭包回去的。」譚紹聞醉笑道：

「猜著了。」張繩祖笑道：「要賭現銀子也不難。老賈呢？你與白興吾到街上，不拘誰家銀子要五十兩、錢要二十串，好抽頭兒。明早加利送還。」

假李逵、白興吾去不多時，果然如數拿來。說是祥興號下蘇州發貨的，後日起身，也不要加息，只不誤他的事就罷了。

張繩祖道：「什麼成色。」白興吾道：「俱是細絲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急緊收拾場兒，再遲一會，我就要走了。」假李逵急點蠟燭、鋪氈紙。派定譚紹聞、金爾音、王學箕，張繩祖換了堂姪。雙裙兒打比子，送籌。王紫泥依舊掩著眼聽盆。這一起兒出門外假裝解手，又都扣了圈套。果然吆吆喝喝擲將起來。雙裙兒乒乒乓乓打比子，張瞻前高高低低架秤子，果然一場好賭也。

半更天，紹聞輸了八根十兩籌兒。到三更後，輸了二百四十兩，把二十四兩的籌兒移在別人跟前。無可記賬，張繩祖道：「老賈，你把籤筒的大簽拿來，算一百兩的籌兒。」金相公拿起簽來，看見上面寫的「臨汾縣正堂」便說道：「老太爺在敝省做過官麼？」張繩祖道：「那是先祖第二任，初任原是蔚縣。」雙裙兒把譚紹聞輸的籌兒數了一數，一共二十四根，說道：「把這二十根換成兩根大簽罷。」譚紹聞接簽一看，見上面大硃筆寫個「行」字，此時酒已醒卻七八了，便道：「我是行不得了，還行什麼！」心下著急，問紅玉時，早已回後邊去了。王紫泥害眼疼，早已倒在牀上。張繩祖道：「賢弟說行不得，咱就收拾了罷。」譚紹聞心中想兌卻欠賬，不肯歇手，及到天明，共輸了四根大簽，九根小簽，三根一兩的簽，共四百九十三兩。

日色已透窗櫺，此時譚紹聞半點酒已沒有了，心中跳個不住。說道：「天已大明，看家裡知道了，我早走罷。」假李逵住：「譚大叔，這四百九十三兩銀子，是俺取的去，是譚大叔送來呢？」譚紹聞心中忽翻起一個想頭，說道：「你再找我七兩，共湊成五百兩。說三天送來，也不能到五天送來罷。」張繩祖也怕譚紹聞撒賴，說道：「老賈，你稱七兩親手交與你譚大叔。你一手包攬，我只（貝青）我的頭錢。」假李逵交與了七兩，拿一張紙兒說道：「譚大叔，你寫個借貼，久後做個質證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我是漢子，不去慌，不撒賴就是。」假李逵道：「俺是小人們，譚大叔明日話有走滾，俺便不敢多爭執。」王紫泥在牀上翻起身來道：「老賈，你也太小心過火了，譚相公不是那一號兒人。也罷，譚相公，你看一般是給他的，就寫一張借帖何妨呢？」王紫泥口中念著借帖稿兒，譚紹聞少不得照樣寫訖。寫了一張「譚紹聞借到賈李魁紋銀五百兩，白興吾作保」的借據，假李逵還叫寫個花押。寫完時向眾人作別，踉踉蹌蹌而去，張繩祖送至大門而回。有詩為證：

可憐少年一書生，比匪場兒敢亂行，
嬉笑俱成真狒狒，醜醜那有假猩猩。